



教
学
感
悟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李中华

孩子的成长，他需要体验成功，教师要帮助他有这种体验。常言道：“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在孩子的成长中，一定要强化他的良好行为。当我们身边的一个孩子帮你捡起了掉在地上的书时，我们应该立刻奖励他，这就是强化孩子良好行为，这就是强化正行为理论。我们还可以在批改作业时随手写一句对这个学生的评价，不一定非得写学习方面的，可以从任何一方面对他进行评价，让学生感受到时刻被老师关注和激励。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教育是人与人心灵中的最微妙的接触。”在这种接触中，教师会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以不同眼光看待不同的学生。如：用欣赏的眼光看待优等生，用厌恶的眼光看待后进生。对学生而言，当老师用欣赏的眼光看待他并寄予他某种较高的目标值、期望值时，他在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会潜意识地靠近这一目标从而超过了以前的表现；而当老师用厌恶的眼光看待他时，学生往往会产生抵触情绪，失去上进的动力。学生年龄虽小，但也是一个有感情、有灵性、活生生的人，有着同成年人一样的情感世界，懂得快乐与痛苦，羞愧与恐惧，有自尊心和荣誉感。如果师生关系中没有真诚的欣赏，任何学生都可能失去自信心，教学的天空将是一个冰冷的世界。所以适度的表扬和鼓励，是开启智慧大门的钥匙。

我感觉做一名有优秀的老师需要有一种克服困难的勇气，需要一颗对待学生真诚坦然的心，需要智慧，需要激情，需要阳光普照！

崔运顺是我班的一名男生。

又是一年榆钱香

□古滕客

春光明媚，榆钱飘香。它一嘟噜一嘟噜串成串，圆圆碎碎，嫩嫩绿绿，边缘处薄薄的，中间鼓出来，像缩小了的铜钱，因其外形圆薄如钱币，故而得名榆钱。又由于它是“余钱”的谐音，因而就有吃了榆钱可有“余钱”的说法。

我家院前那几棵榆树，抖出了嘟噜成串、饱盈盈、绿滋滋的榆钱。春风拂过，有淡淡的清香飘来飘去，满院弥漫着榆钱的味道，那是亲切、清新和儿时的味道。不经意间抬头，发现邻家的小儿不知什么时候爬上了榆树，胖胖的小手一串串摘下榆钱。平日冷清的陋巷里，春天有了活力。

可在大多数老人的心中，榆钱却有

着另一番苦涩的味道。院前那几棵榆树，是父亲种的，因为父亲固执地认为，榆树虽不中看，但实惠，榆钱、树叶皆可食用。记得儿时，家里不富裕，每到春暖花开，就眼巴巴地瞪着榆树，盼望早结榆钱。等到榆钱挂满枝头，我便臂挎竹篮爬上榆树，去捋那一串串的榆钱。一边捋，一边塞满口生了吃，味道清甜，口齿生香。

就在前几天，我趁着春色回家。看见母亲锅里蒸着的一只只榆钱饭团，我迫不及待地抓起一只，就往嘴里填。母亲嗔怪道：“也不怕烫，急啥，现在没人跟你争。”我知道，母亲又在揭我的短，小时候，能吃上一顿榆钱团，也是奢侈的，所以，每当春天榆钱飘香时，我就迫不及待地让母亲捋榆钱做饭团，刚开锅，就抢着下口，多少回被烫的满嘴泡。

我的印象中，榆钱的吃法有很多种：可以生吃，可以煮粥，可以蒸糕，也可以做馅。我最喜欢的吃法是将榆钱洗净，控去水，加面粉和少许盐拌匀，平摊在竹算子上，上笼用旺火蒸熟，趁热食之，一股野蔬的清香扑鼻而来。现在人们多饱尝油腻腥膻，如换一碗清淡之味，一样沁人心脾。也有人浇上醋、蒜泥、香油等，味道更佳。可我认为，这冲淡了榆钱的原味，失去了那份朴素的山野气息。

其实，不仅老百姓对榆钱感兴趣，就连历代文人也是特别喜爱。唐代诗人施肩吾写有《戏咏榆荚》：“风吹榆钱落如雨，绕林绕屋来不住。知尔不堪还洒家，漫教夷甫无行处。”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吃罢榆钱粥后，就留下了“杯盘粉粥春光冷，池馆榆钱夜雨新”的诗

句。清代诗人郭诚在《榆荚羹》中赞美：“自下盐梅入碧鲜，榆风吹散晚厨烟。拣杯戏向山妻说，一箸真成食万钱”，说的就是榆钱的味道。

从古至今，人们为什么这么喜爱榆钱？因为榆钱营养丰富，同时也是很好的防病保健良药。中医认为：多食榆钱可助消化、防便秘；榆钱具有通淋、消除湿热等功效，外用可治疗疮癣等顽症。医书也称榆钱有补肺、止渴、敛心脾之神效。由此看来，怪不得人们如此喜欢它。

而现在，作为野菜的一种，榆钱已经身价倍增。春暖花开，大家户外郊游，采些榆钱来吃，即愉悦心情，又能锻炼身体，这样可以少去医院，即余钱又快乐，何乐而不为呢？

（作者系滕州市文学爱好者）

“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桑种已生些。平岗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辛弃疾这首《鹧鸪天》一改他金戈铁马的词风，让人们在陶醉于春日秀丽田园风光的同时，也不由自主的对春天的味道流露出一一种无限美好的遐想。

古云：春日食春芽，养生好处多。我对春天最深的体会，莫过于品尝几口野菜的味道了。“春在溪头荠菜花”，“蒹蒿满地芦芽短”，“不知马兰人晨祖，何以燕麦摇春风”，各种野菜如荠菜、猫儿朵、灰灰菜等等也踏着时令的节拍纷纷登场。每当此时，我们在乡间田野、城郊阡陌里总能看到一群群提着袋子挖野菜的人。大家一边在和煦的阳光下闲聊着家庭琐事，一边在满目葱茏的草地里寻觅着熟悉的野菜。俗话说：“三月三，荠菜当灵丹。”我想，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最喜欢采挖的应该是荠菜。因为早在二千多年前，荠菜就被我们的祖先所认识，《诗经·谷风》里就有：“吃了荠菜，百菜不鲜”的记载；宋代大文豪苏轼认为荠菜“天然之珍，虽小于五味，却有味外之美”，为此他还专门用荠菜做成了一道“东坡羹”，流传后世；宋代诗人陆游更是喜欢荠菜，“日日思归饱蕨薇，春来荠菜忽忘归”；明代散文家高濂春更是把荠菜吃到了一个高度：“若知此物，海陆八珍皆可厌也。”可见荠菜在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

春来食野正当时



我对荠菜也有一种别样的情愫，记小的时候，我总喜欢跟着奶奶去挖荠菜，手拎一个篮子，里面放一个小铲子，沿着田埂慢慢寻找荠菜的身影。奶奶告诫我说，挖荠菜时不能像小猫钓鱼一样急躁，需要耐心和技巧，在平坡上它会匍匐在地上，叶子瘦小呈锯齿状；在杂草多的地方，它的叶茎细长且锯齿很大；在麦地里它的颜色浅绿，不仔细找，根本发现不了。遵循着奶奶的经验，我们小半天工夫就挖了满满一篮子。当然，我在挖荠菜的时候也经常偷个小懒儿，悄悄躺在草地上，和煦的春风吹得我有些昏昏欲睡，朦胧中，我仿佛听到小溪潺潺地流水、鸟儿婉转的鸣叫……

荠菜食法很多，除了荠菜粥，还可以用它来包饺子、余水凉拌、做荠菜蛋汤或荠菜肉丝等等，我最爱吃的还是奶奶用荠菜烙的饼。挖回荠菜，一棵棵洗净，绿如翡翠，嫩若凝脂，将其切碎，和少许面粉一起搅拌，锅内放少许油，慢慢烘熟，还没出锅，那一股浓浓的香味早已飘满了整个房间，让人馋涎欲滴。等奶奶把饼烙好了，她被灶火熏红的脸上像绽开了花似的，边装盘边念叨着：“春日春盘细生菜，盘装荠菜迎春饼。”清香鲜嫩的野菜，是大自然在春天送给我们的第一份礼物。

如今，吃野菜仿佛成了一种时尚。作家汪曾祺老先生曾撰文道：“过去，我的家乡人吃野菜主要是为了度荒，现在吃野菜则是为了尝新了”。再看看农村里大街小巷雨后春笋般地“农家宴”，我想与其说人们吃的是一种滋味，不如说是去品尝一种岁月。

（作者系山东省胶州市文学爱好者）

市中新報

生活需要

公益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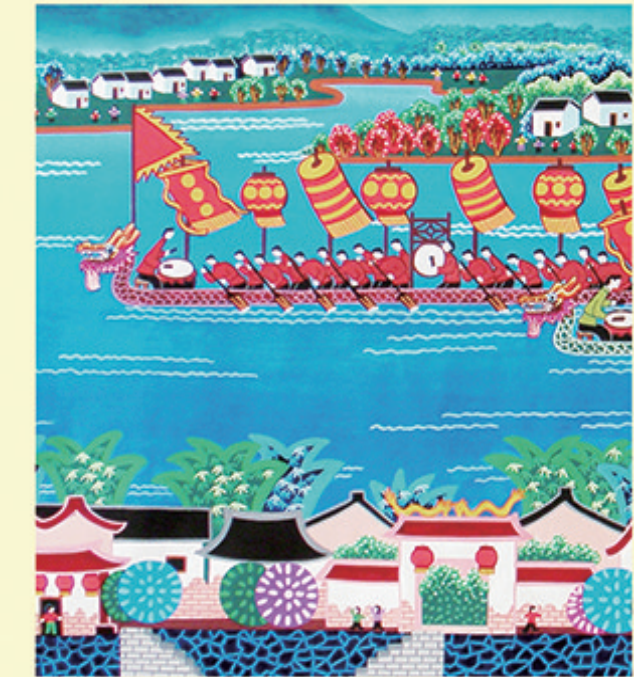
千帆竞渡奔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

中国文精化神
中国表形达象

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广东龙门 黄伟平 谭雨霞作



本报地址：市中区图书馆院内

邮政编码：277101

摄影部邮箱：szxbsyb@126.com

本报以《枣庄日报》C版形式发行免费赠阅

印刷：枣庄日报印务中心

总编辑
褚洪波
副总编辑
王晓琛